



乡愁记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做梦经常梦到梨花。

有人说,梦境来源于已有的认知和记忆,这话有道理。

我的家乡五台县田家岗村,曾是一个因梨而兴、因梨得名,令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每逢清明,春意盎然的田野上,盛开的梨花覆盖了大大小小的坡坡梁梁,挤满了深深浅浅的沟沟岔岔。远望,像一团团飘渺的白云,上下起伏,连绵不绝,层层叠叠,直达天际;近观,朵朵梨花缀满枝杈杈,迎风摇曳,婆娑起舞,你顾我盼,含笑点头,透出缕缕清香。它清美淡雅,如玉似雪,秀丽端庄,沾露带雨,带来的是一种爽心悦意的美。

说起来,老天爷给村里匹配的地理条件并不好。全村各种类型的土地约3500亩,绝大部分不是挂在坡上,就是藏在沟里,零零散散,条条缕缕,究竟有多少条沟、多少道梁,没有人说得清。离开了“沟洼坡梁岗壕”等字,就不会起地名;不爬坡不钻沟,就去不了地里。村周围的山坡上,除了一些山柴野蒿荒草外,几乎看不到像样的树木。土地贫瘠,干旱缺水,粮食产量低,人们辛苦一年,遇到好年景,勉强可以糊口,一有灾荒,便只有饿肚子了。田

家岗的出路在哪里?一辈又一辈的先人们在叩问,在探索,在破解。

出路终于被人们找到了。据村史记载,清朝乾隆元年(1736年),先贤田国校先生率先栽植梨树。几经努力,梨树成活了,开花挂果,有收有获。于是大家纷纷效仿,一年又一年,一辈又一辈。凡是不宜种植农作物的地块,不管面积大小,哪怕是一席之地,都栽上了梨树。有了梨就有了钱,有了钱就可以买到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生存环境恶劣的小山村开始兴旺起来。

自那以后,栽植梨树成了村里男女老少的一种自觉,成了村里的一条生存之路、发展之路、希望之路。到上世纪70年代,全村的梨树已达到1万余株,位居全县第一。果实的品质还很好,皮薄、肉厚、核小、脆甜。再加上我们那一带的梨,窖很特别,经它储存一段时间的梨,出窖时就像打了蜡一样,黄澄澄的油光发亮,口感和品相得到提档升级。尽管梨的品种是传统的“黄笨油夏”老4样,但在市场上很抢手,远销天津、哈尔滨等地。

村里梨果业的发展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注。党和政府把我们村认定为经济林专业村,在口粮不足的年份,供应返销粮以补

梨花梦

□田斌文

足,而且从农资供应、销售渠道、业务指导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上世纪80年代,为了更新老旧品种,市县两级林业部门曾派出多人来村里,面对面、手把手地开展“高接换种”的技术培训,使村民获益很多。

付出终会有回报。经年累月的积累,村里迎来了发展史上的高光时刻。记得1956年梨果大丰收,每个劳动日年终分红3.3元,一个普通劳动日一年收入上千元,相当于一个行政17级的国家干部。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此后的若干年份,虽再无这么高的记录,但多数就在1至2元之间。一时间,我们村声名鹊起、闻名遐迩。那时节,村里有的人盖新房,有的修旧屋,有的添家具,几乎家家买自行车,自行车成了财富的象征。小商小贩来得多了,跑动勤了,走街串巷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小小的山村热闹非凡。多少年之后,人们仍为当年的“盛况”津津乐道。

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一份难得的“家业”,人们也想尽了各种办法,使出了浑身解数。“庄稼一枝花,全凭肥当家”,水果也一样,没有肥料肯定长不出好梨子。而这恰恰是村里的一大难事。不是没有肥,而是有也送不出去,因为路特别难走。因此,除了夏秋季压一些绿肥外,主要是“羊踩粪”,即把几十只、上百只羊用围栏圈在一起,白天放出去吃草喝水,晚上集中在一处屙屎屙尿。5到7天后,羊屎过了“圈盘”就成了“粪盘”,黄土成了黑土。再把这些粪土担出去,均匀撒开,就这样几十担的肥料生成了。同时,由于梨叶还是不错的饲草,众多的梨树还促进了养羊业的发展。那个时候,村里几乎家家养羊,少的三五只,多的十几只,冬天回家过冬,天暖之后就入了羊群,到野外吃草踩粪。

除了肥料,水源短缺也是一大

问题。“滴水贵如油”,在我们村不是比喻更不是夸张,而是实情。梨果的生长用水怎么解决?经过反复摸索,人们找到了挖“水窖”的办法,就是根据雨水的流向,在路边地边挖了很多长1米左右、宽和深各50厘米左右的水窖,窖窖相连,连成一个接一个的“水窖串”。一个水窖最多可积五六担水。雨后,再把“水窖”里的水担到树下。这样,既给梨树补充了水,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洪水对土地的冲刷。

从一朵花到一颗果实,人们不知道要耗费多少心血,才能迎来收获的时刻。秋分节气一过,便能采收梨了,但这也是个苦活细活。老人们说,水果特别“小气”,经不得磕碰碰。从伸出手去摘梨的那一刻起,到分栋装篓运输入窖,全过程都必须轻柔轻放,还必须剪短指甲,因为指甲很容易划伤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最苦最累的还是担梨。梨是不能背的,因为背着容易揉伤梨,而受伤的梨是不能长期储存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把梨安全地收回去,最好的办法还是担。担梨这活儿要多累有多累,百斤的担子,从鸡叫出门日落收工,一天要跑大约60里,而且持续20多天才能结束,所以承担者主要是青壮年。即使是青壮年,开始的几天也是十分难熬的。所谓“3日肩,4日腿,过了7日快如飞”,意思就是前3天肩痛,后4天腿痛,过了7天身体方能轻快。笔者曾干过这活,对此有切身体会。

自然,担梨也是有讲究的。首先要有一条长5尺,韧性强、弹性大的桑木扁担;一双半新的合脚的布鞋,新鞋和旧鞋都不行,还要会“走路”,步履既不能太大,步频也不能太快,是轻而较快的小碎步。既要让扁担有节奏地上下摆动,又不能乱颠,更不能让梨在篓子里颠来倒

去,还要能识别路上的“死肩口”。因为村里的路多数是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一边是深沟,一边是崖壁,该换肩的地方必须换,否则就会卡在半道,上不来下不去,所以新手是不敢也不会让你领头的。经过曲折走上坦途之后,十几个人的队伍排成一行,个个挺胸抬头,单臂摆动,抬脚动步发出节奏感、韵律感很强的声音,“嚓嚓嚓”的十分动听。其画面,一点也不比电影《李双双》里挑麦子的镜头差。

真的,记忆里让人回味的镜头还有很多很多。可惜,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往。上世纪末,不知道什么原因,村里梨树开始大面积死亡,短短几年地里就光秃秃的了。没有了绿叶,没有了花香,没有了忙碌的身影和欢声笑语。数代人奋斗的成果,承载着多少人梦想和幸福的产业,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衰败了。后来,有人在村子近处又零零星星栽了一些“玉露香”,但其数量、规模和效益都无法与过去相比。

痛定思痛,2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有不少人在回望、在反思。但时过境迁,过去的辉煌已经不再,已有的光环已经褪去。没有产业,何以生存,何以致富,何以凝聚人心?听说这几年村里的养猪业发展得有声有色,部分人已经靠养猪富了起来。是啊,有生有死,有兴有衰,也许这就是规律。

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摔倒不怕,站起来还是好汉。田家岗村的老老少少,不会总是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只要不气馁,不放弃,振奋精神,积极寻求,就一定还能找到出路、新路。我的父老乡亲们还会有重铸辉煌的时刻。虽然,我仍旧忘不了不掉那漫山遍野的梨花,也常常在梦中嗅着花香而笑醒。

也许,这就是舍不去、放不下的乡愁吧!



诗苑

春日滩河徒步

□李元胜

过溪潭
溯流而上
就有流
就有很美的小桥
灌木如铁
岩石生苔

有时置身都市
俯首书案
揣摩一副春联
忽地惊讶抬头——
墙上浮现陌生的山水

举目皆是水墨
溪石斑斓贴水底
白鹭飞过
扯动画轴上的线条

有时寄身此间
是凌空巨石
是溪畔衰草
等待春风染绿

越往前
越感觉身临其境
溪涧无语
人入画中

是画中多余的徒步者
他心生欢喜
并不想破纸而出

艾之歌

□杨清芬

南国离离草,
茸茸自吐芬。
不共桃李艳,
偏随烟雨深。
七年沉疴起,

一炷暖寒心。
但灸关元穴,
长留天地春。
家家悬此物,
岁岁护儿孙。

中元登漆郎山怀古

□漆郎山人

久困尘嚣美幽独,
驱车直向故山麓。
平途疾驰如箭簇,
须臾青峰映我目。
中元秋气动微凉,
天光洗眼青如沐。
山势逶迤贯西东,
遥思已逐车轮速。

君不见——
三姓家臣各有主,
岂国士酬知遇。
昔以众人侍于我,
我以众人报其故。
今以国士侍于我,
必以国士死相赴!

此言一出金石裂,
脱衣擎杵击霜月。
仇讎已报志已伸,
横剑笑将肝胆决。
青山寂寂掩忠骸,
漆郎之名自此开。

少时绕山觅侠气,
残碑荒庙锁苍苔。
遍寻古迹皆不见,
始知义在山之髓。
此山虽小骨嶙峋,
势入太行风云起。

我立山巅久忘言,
松涛如诉荡心魄。
千秋一瞬感斯风,
青山染我亦如铁。

庆春泽慢·清明

□付彦云

杜牧清明,阳春细雨,行人几断心魂。祭祖坟堂,纸钱老酒荒村。山高树密燃香火,恰起风、烈焰困跟。恍然间,赤帝临凡,地暗天昏。

千年一瞬新时代,改陈规俗礼,华夏儿孙。每有思亲,像前诚谢深恩。素花束束诗忆,捧真情,网上重温。泪朦胧,先辈精神,赓续血脉。

得,所谓黄河儿女,便是将这份与黄河相依的情愫,悄悄融进骨血,代代相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后来,黄河岸畔改建为滨河公园,让黄河文化与城市烟火在此交融。

“黄河母亲”花岗岩雕像,象征着黄河哺育华夏的博大胸怀与民族生生不息的气象。作为城市“绿肺”,公园植被繁茂,林木相依,健康步道与文化景观交织,让生态之美与传统底蕴浸润人心。如今这里四季皆美景,晨光中老年人健身的活力、夜幕下亲子嬉戏的温情,勾勒出幸福图景,成为黄河岸边的“城市会客厅”。

黄河儿女根在黄河、情系黄河。母亲河浇灌沃野、滋养生命,赋予我们坚韧品格与包容胸怀。这份养育之恩早已融入血脉,化作心底的眷恋。我们依偎黄河成长,守护黄河安澜,更将这份深情代代相传。



心灵港湾

早市烟火

□付振强

早市是在一片拆迁遗留的场地上形成的,外观杂乱,但内里的“经络”却有迹可循。两条主路把早市划成几个区域,路旁是一个挨一个的摊位。说摊位有些勉强,有的只是一张长条桌,有的席地铺上一块彩条雨布,四角压上砖头。更有摊主,索性把马车调个头,打开后槽帮,茄子土豆如瀑布般滚落下来。一声吆喝,生意就开了张。

早市的乐趣,正藏在这喧闹的市声与恣意的烟火气里。耳边是此起彼伏的买卖吆喝,南腔北调;眼前是水灵的鲜鱼蔬菜、瓜果梨桃。

逛早市,贵在一个“逛”字。我喜欢推着自行车慢慢逛,一圈下来,鸡鸭鱼肉挂满两个车把,后车架上再盘上一捆大葱、一瓣紫皮蒜。一路小心翼翼推车回家,仿佛把整个田间地头都搬了回来,眉宇间满是仓廩丰实的满足。

早市的交易也粗放。青菜不称重,扒开堆儿就卖。白条鸡仰在案上,脚爪朝天,稍还个价儿便能拎走。卖鱼的敞着旧棉袄,中间勒条草绳,鱼按盆卖。活鲫鱼跳出盆,他也懒得伸手去捡;见顾客犹豫不定,便随手再添两尾鱼,对方也就爽快掏钱了。

油饼摊飘香。老板手脚麻利,面团擀成脸大的饼,划两刀,捏起两角下锅。油饼在锅里鼓起、变黄,铁钩捞出,一旁的媳妇接过来递给顾客。拉面摊同样围满人,宽宽的老板将面团抻得上下翻飞,扬起的面粉如雾。面条精准落入锅中,白胖的老板娘用长筷一挑,便知火候。哪堆儿熟了,哪堆儿还欠火候,她心里都有数。面一捞,浇汤、加肉、撒料,好辣的一勺红油,转眼就被端走。

老槐树下,两个摊子都围着人。朝阳的卖的是肉夹馍;系白围裙的老板一板一眼、不慌不忙,从锅里捞出颤颤巍巍的红烧肉,只见他手起刀落将肉刺成碎末,再混上青椒、香菜。不知怎的一丢,刀已嵌进案板。他舀一勺肉汁浇上,取馍划口、放内,纸袋一兜,一声“您拿好”,一个热气腾腾的肉夹馍就到了客人手里。

背面有个卖灌肠的小贩,摊儿前总是围着人。他煎出来的灌肠成色好看,蒜香裹着灌肠的焦脆,吃起来“咯吱吱”,让人欲罢不能。他把硕大的圆饼铛斜搭在灶火上,一头高一头低地呈斜坡状。低洼处的油正“滋滋”冒着泡儿,他麻利地翻搅,灌肠煎至焦脆便推到“坡上”。铲两铲装盘,临了还抖着手多给了几片,浇蒜汁、插牙签,动作行云流水。

早市便是这般热闹,这般烟气蒸腾。有时我来,也不为买什么,只想闻一闻乡土的气息,听一听高高低低的吆喝,看一看青翠的萝卜、顶花带刺的黄瓜、滚圆的花皮西瓜……就像淋过一场春雨,晒过一晌秋阳,心里满是沉甸甸的安宁。



于雷 摄



岁月留痕

初冬的午后,西斜的阳光漫过黄河公园的岸边,寒风卷着岸柳的枯叶,在空旷的广场上打着旋儿,脚下积叶如毯,踩上去簌簌作响,像是在低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我举着相机来回踱步,指尖早已冻得麻木,却舍不得错过这冬日黄河的独特景致——阳光洒在河面上,波光粼粼如碎金跳跃,与岸边的萧瑟相映,反倒勾勒出一份雄浑苍劲的韵味。头顶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匆匆掠过,冷风灌进衣领的瞬间,忽然想起九十岁的婆婆曾讲述的那些黄河边担水度日的风雨岁月。

婆婆说,那时候黄河边的居民,日子都是泡在河水里、扛在扁担上的。她十七岁刚过门,没多久便跟着公公去河边担水。天不亮

就得踩着露水出门,脚下的土路坑坑洼洼,遇上阴雨天更是泥泞湿滑,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稚嫩的肩头压着沉甸甸的扁担,勒出的红印子几天都消不去。黄河水浑得像掺了黄泥浆,木桶浸进去“咕咚”两声便灌满了,挑起来沉甸甸的,走不了两步就晃出大半桶。冬天最是难熬,寒风像刀子似的割着脸颊,河面结着薄冰,得用扁担硬生生敲碎才能舀水。手指泡在冰水里,没多久就冻得红肿开裂,渗出血丝也不敢耽搁——一家里老小的吃喝洗涮,全指望这两桶水呢。

担回家的水不能直接用,得倒进大缸里静静沉淀,等大半天泥沙沉底,才能舀起上层清亮的水做饭、喂牲口。有年暴雨过后,黄河

黄河儿女情

□周在珍

水涨得湍急,她脚下一滑差点摔进河里,多亏公公死死拽住扁担,两人连同木桶一起摔在沙滩上,水洒了个精光。夫妻俩坐在泥地里,浑身湿透,又冷又怕,却只能咬着牙爬起来,重新走向河边舀水。

“那时候哪敢浪费一滴水啊。”婆婆说这话时,布满皱纹的手轻轻摩挲着衣角,眼里却闪着亮莹莹的光,“扁担磨破了肩头,就缝块旧布垫着;路走熟了,闭着眼都能摸到河边。黄河水虽浑,却养活咱们一代代人,那扁担上的重量,是日子,更是刻在骨子里的念想。”

她的语气里带着几分怅惘,又藏着几分欣慰:“现在你们的日子多幸福,不受那苦了。那时候交通不便,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全靠

黄河水路营生。他们在船上装满百货蔬菜,纤绳勒在肩头,靠着人力承担长途运输和渡口接送的活儿。就说天桥水电站建设那阵子,他们光着膀子在沙滩上搬运物资,扛起了建设的重担。还有人远赴包头,装上满船的盐运回岸边,供养着沿岸的居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黄河水路更是立下大功,男人们冒着风险为军队运输军粮,用血汗支援着革命事业。”

如今,扁担挑水的岁月早已远去,自来水龙头一拧,清澈的水便汨汨流淌,可婆婆话语里的坚韧与深情,却如黄河的浪涛,在我的心底久久回荡。这黄河,不仅滋养了岸边的草木,更锻造了黄河儿女吃苦耐劳的品格。站在冬日的黄河边,望着粼粼波光,忽然懂